**如何因應詭譎的國際風雲**

張忠棟


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，國際間經過最初二十餘年的冷戰對抗，再經過一九七○年代的和解妥協，現在正進入一個新的時代，有些美國學者甚至開始使用「第二次 冷戰」（Cold war Ⅱ）一詞，以顯示方興未艾的國際新緊張。「第二次冷戰」的開始？新的國際情勢導源於和解的失敗。原來自一九六九年尼克森上台，美國即欲以和解代替冷戰，以 談判代替對抗，迄至一九七三年巴黎協定簽字，越戰結束，他們更希望國際衝突可以緩和，海外駐軍可以減少，核子裁軍的協議可以達成，國防開支可以大量刪減， 然而事實的發展卻不容許美國如此。在過去幾年之中，蘇俄利用和解，利用美國退縮的心理，一直不斷地在增加他們的軍力，並且擴張他們的勢力範圍。在軍力方 面，蘇俄不僅在一般武力遠比美國強大，就是核子武力的發展，也有凌駕美國之勢，同時他們最新式的軍機、戰艦和飛彈，已經在全球各處佈防，包括他們過去比較 無暇顧及的東亞西太平洋地區在內。在勢力範圍方面，蘇俄道幾年不斷利用越南和古巴，試圖控制安哥拉、索馬利亞、衣索匹亞、南葉門和高棉，一年以前直接進兵 阿富汗，過去一、兩年煽動回教激進份子，以及最近陳兵波蘭邊界，更是暴露了他們侵略的意圖。面對這些事實，美國上下憬然覺悟單方面和解妥協的失策，反俄的 情緒油然而生，於是主張強硬對付蘇俄的雷根當選總統，國會也在最近順利通過一千六百餘億美元空前龐大的國防預算，種種跡象，都顯示美國準備要應付另一回合 的對抗。

不過新的冷戰將與早期的冷戰有所不同。在早期的冷戰中，特別是在五十年代，對抗的壁壘分明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與 蘇俄為首的共產世界，兩者之間有明確的界線，不易混淆。到了六十年代，儘管中（共）、俄共已有分裂，自由世界對美國也不完全唯命是從，另外還有第三世界勢 力的從中崛起，但是越戰仍在進行，共黨和非共黨國家至少還沒有明顯的聯繫。現在經過了七○年代，全球陣營已經大亂，國際的組合比較過去已經大不相同。從美 國方面看，過去他們的主要盟邦西歐和日本已經日趨獨立，在重大政策上已不如過去容易協調一致，第三世界的關係也有困難，特別是石油國家不易控制，但在另一 方面，美國卻和中共開始建立密切的關係。蘇俄過去幾年在許多方面得手，但是因為越南落入他們的控制，中共便要和他們更加疏遠，同時東歐國家的自由化運動繼 續推展，波蘭最近並且票向西方求援，這許多的發展，都表示克里姆林宮對共黨世界的操縱已經遭遇到空前的困難。除此以外，世界人口的增加，資源的短缺，以及 能源的枯竭，都將使國際情勢變得更為複雜。展望未來十年，美、蘇兩個超強如何進行新的對抗，其他國家的去從如何，真可說是變化萬端，詭譎難測。情勢不穩的 地區如作進一步分析，美、蘇未來對抗最尖銳的地區，也是問題最多的地區，將不外是歐洲、中東和東亞。歐洲的對抗，主票原因將在東歐各國的自由化運動轉化為 反共的浪潮，就像目前的波蘭危機一樣。蘇俄向來視東歐為其禁臠，不容他人染指、不容任何反共勢力的存在，所以最後迫不得已總會採取軍事干預的手段，過去在 匈牙利和捷克就是如此，目前在波蘭以及未來在類似的危機中，大概也會如此，長此以往，蘇俄和東歐的關係越來越緊張，美國及其盟國不會永遠坐視不管。美國及 其西歐盟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，原則上承認東歐是蘇俄的勢力範圍，但是對於蘇俄的軍事干預行為，一直都有輿論的批評和外交的抗議。在目前的波蘭危機 中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國的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頻頻集會，也是一再警告蘇俄注意嚴重的後果，並且表示要在蘇俄軍事干預時採取一連串的報復措施。截至目前為 止，西方的反應大致如此，除了外交口頭的批評指責，他們還是避免考慮軍事性的策略，同時他們彼此之間的立場也不十分一致。然而歷史的殷鑒不遠，歐洲過去是 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所在，波蘭尤其是英、法最後不肯再向希特勒妥協的地方，如果東歐的情勢繼續不穩，蘇俄必定要不斷的使用武力，則西方和蘇俄的磨擦衝突總 是會日漸昇高的，而美、俄兩國的核子均勢未必一定能夠防止大戰悲劇的重演。中東的問題，過去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、猶太教和回教之間的衝突，最近一、兩年 之中，經伊朗政局的突變，伊朗學生劫持美國人質，麥加大清真寺的武裝佔領，蘇俄進擊阿富汗，伊拉克和伊朗的戰爭，到敘利亞和約旦的大兵對時，越來越明顯的 又有回教激進派與溫和派的對立，而在兩者的背後，一有蘇俄的支持，一有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聲援。中東波斯灣回教國家盛產石油，歷來是西方與日本等工業國家 的經濟命脈所在，不容蘇俄插手，然而蘇俄因為國內能源日形短缺，預期一九八○年代將須仰賴國外石油的進口，所以現在一面增強其海軍在印度洋的實力，一面煽 動激進派回教徒的騷亂恐怖活動，希望藉機控制一部份波斯灣的回教國家。因此，中東的情勢已經變得十分複雜而具爆炸性，其中牽涉到西方國家在該地區勢力的動 搖，蘇俄對該地區石油的要求，以及回教國家內部的派系衝突，處理稍有不慎，也可以引發美、俄兩國的正面衝突，美國鑑於情況的嚴重，最近除增派海軍之外，並 考慮調動地面部隊到該地區長期駐留。

歐洲和中東的情勢雖然緊張，但是美、蘇對於彼此的意圖還可以作比較明確的估計，雙方在決定採取任何行動 之前，也許還要再思三思。比較起來，東亞的情勢表面並不十分緊張，實際卻是最為混沌，最為不穩。從經濟價值來看，東亞各國除中共、北韓以外，過去十年經濟 發展最快，富庶的程度已逐步趕上西歐，在全球貿易中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因此美、蘇關係不繼續惡化則已，如果繼續惡化，東亞各國的經濟利益也當是他們爭 奪的對象。就戰略價值而言，從日本海經對馬海峽到東海，再經台灣海峽或巴士海峽到南海，然後經麻六甲海峽往印度洋，這在過去是西方控制的水域，現在蘇俄太 平洋艦隊也經常在這裡出沒。如果波斯灣風雲轉緊，美、俄雙方必將加強利用控制此一海域，當然他們也要分別爭取此一海域周圍的東亞國家。

東亞 不穩定的另一因素在於中共。中共雖然貧窮落後，但是地方大，人口多，軍力也不太弱，所以美、俄在對立之中，都要爭取這一個籌碼。自從中（共）俄共分裂以 來，蘇俄節節進逼，以百萬大軍放在北邊，南邊利用越南，西邊利用印度並且進兵阿富汗，東邊在海洋上佈置最新的軍艦和飛彈，對中共已經完成四面包圍的形勢。 美國與蘇俄對立，眼看中、俄共分裂，蘇俄威脅中共，自然力圖拉攏中共，過去幾年美國和中共關係的發展，就是此一戰略的最好說明。但是美國和中共的關係會發 展到甚麼程度？蘇俄能夠容許他們聯繫到甚麼程度？這對於今後東亞情勢乃至全球情勢，都會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。說得具體一點，以下三點尤其值得大家的注意。 第一，蘇俄和中共的領導階層現在都在轉變，這種轉變往往牽連到他們的對外關係，將來究竟是中共和美國繼續發展關係，還是蘇俄和中共重修舊好，回頭共同對付 美國，必然是左右整個世局的一個重要關鍵。其次，美國和中共的關係目前還在科技合作的階段，將來因為美、俄對抗的加深，美國會不會出售攻擊性武器給中共， 會不會和中共建立聯盟的關係，甚至會不會如目前少數學者所主張者，以為一般性的軍事合作效果太慢（因為中共一般武力的現代化據估計至少要二十年），不如直 接協助加強中共的核子武力？第三，美國和中共的關係如果繼續昇高，其可能引起蘇俄的反應如何？對於美國原來在東亞的盟邦又會形成甚麼問題？譬如中共得美國 協助增強武力之後，他們對付蘇俄未必有效，反過來會不會對東亞國家構成威脅？總而言之，中共這顆籌碼在美、俄關係中具有高度的不可測性，是全世界特別是東 亞國家都關切的問題。面對新的世局國際風雲危機四伏，詭譎多變，歐洲、中東或任何其他地區的激烈對抗，都會牽連到東亞，東亞緊張局勢的發展，更直接影響到 我國的安危。然則我們的前途何在？在未來的國際變局中究將扮演何種角色？

從表面上看，我們只是蕞爾小島，在兩大超強的鬥爭中並沒有太大的比 重，所以美國為了和中共建立關係，不惜把我們撇在一邊，各種國際組織為了牽就中共，也往往犧牲我們的利益，在日趨孤立的對外關係中，我們似乎只有聽天由命 的份兒。但是我們在西太平洋海域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，這許多年在經濟方面的力量發展得相當壯大，再加上混亂的國際陣營中我們可以有比較多的迴旋餘地，所 以只要繼續努力，作各種彈性的運用，我們仍不難打破困境，進而發揮左右世界的作用。

即就過去兩年的情形而論，我們在對外關係上實際已經達成 若干重大的突破，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。舉例而言，美國和我們斷絕了外交關係，但是我們小忿不亂大謀，仍然努力擴大對美貿易，繼續維持美國十大貿易伙伴之一 的地位，這就使得美國以及其他國家不得不重視我們的經濟力量。我們過去堅持共黨和非共黨的分野，不欲與任何共黨國家來往，但是去年打破禁忌，開放對東歐的 貿易，這表示我們對共黨陣營內部的分化已經有了比較現實的看法，同時也分散了我們的市場，不再對少數國家作過度的倚賴。過去我們購買武器總是以美國為主要 對象，最近向荷蘭談判購買潛艇，顯然也是一項重大突破，將可引導我們向更多國家進行試探，不僅向他們購買武器，並且從他們那裡引進國防科技，以建立自己的 國防生產。和南非與沙烏地阿拉伯加強往來，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，未來十年能源短缺，替代的能源也不容易出現，面對這方面的問題，我們有必要切實掌握核子 燃料和石油的來源。根據以上的這些實例，我們深信以我們現有的實力，只要能夠打破許多不必要的顧慮，朝各個方向繼續伸張，我們就可以增加在國際社會中的比 重，不必聽任一、兩個強權的擺佈。把我們的成就傳送大陸對於中共，我們也應該有類似的見解和做法。我們認為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，唯有大陸重光，中國能夠 擺脫政治鬥爭和經濟困厄，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下真正壯大起來，才能卓然獨立於美、蘇兩大超強的對抗之外，做安定東亞和世局的支柱。但是中國的統一，現在已 經不是單靠武力可以解決的問題，我們早已有「三分軍事，七分政治」的打算。在「七分政治」的做法方面，和平談判必不可行，因為雙方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相距太 遠，現在縱然坐下來談，頂多談談統一的形式，無從解決實質的差異。經濟的接觸也許可以達到相當的目的，讓我們的產品、資金、技術打入大陸，必然有助於改變 大陸的經濟生活，並進而轉變大陸的社會，使其與我們的制度逐步接近，然而大陸的市場很大，我們稍不留心，便可能深陷泥淖之中，難於自拔，屆時他們再來一次 「政治掛帥」，全面關閉我們的貿易，便可能把我們許多部門的生產置於死地。最後是文化思想的出擊，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已經做過一些，譬如我們的留學生和中共 的留學生來往，讓我們的選手在平等的原則下和中共的選手在海外競技，讓我們的代表在平等的原則下和中共代表一起參加國際學術組織。但是除開這些之外，我們 似乎還可以考慮一些更有意義的做法，譬如容許大陸文化學術界人士藉海外訪問之便，以個人身份單獨申請來台短期觀光探親，或者容許他們在不談政治的承諾之 下，來台參加文化學術的會議，相信透過這一類的安排，我們的成就就可以更廣泛、更有效的傳送到大陸上去。果實要我們自己摘取世界問題的解決，部份在於中國 問題的解決，中國問題的解決，在於我們儘早把民主自由的精神制度推向中國大陸，然而這一理想的果實，不會從天上掉下來，得要我們自己摘取。在未來十年的新 世局之中，有很多詭譎莫測的風雲，也有一些稍縱即逝的機會，我們實應堅定信心，盡我們一切應盡的努力。（本文作者張忠棟先生現任國立台灣大學教授）

【1981-01-16/聯合報/02版/】